



彙纂麗史二

世家
睿宗
仁宗
毅宗
明宗
神宗
熙宗

高宗
元宗
康宗

共二十二

リ 6
4062
2



4062
22-2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

世家三

睿宗文孝王世家

王名俱字世民肅宗元子也母曰明懿后柳氏文宗三年已王深沈有度量雅好儒學肅宗五年立為王未生太子至是嗣位以魏繼廷守太尉崔弘嗣李頴尹瓘平章事下教曰惟我祖宗經綸草昧肇造邦家累聖持守以及寡人今州郡司牧清勤憂恤者十無一二慕利釣名者有傷大體朕剝生靈十室九空朕甚痛焉實由殿最不明人無勸懲之故也宜遣名臣考課



卷之三

一

守令以聞樞密大臣亦宜戒諭百僚俾無墜祖宗典章元年丙戌爲崇寧五年春正月彗見于西南遼左企弓來東蕃公牙入朝宰相上表請納妃王以未終制不許秋七月親祀昊天上帝於會慶殿配以太祖禱雨時旱甚王令兩府近臣及臺省諫官知制誥各上封事言得失多應旨上書者王覽畢詔曰所論躬行省修之實庶幾存心踐行矣其順天行令及郊社原廟類而可修者令有司具聞天壽之役當聖考經始無一人敢言及今爭欲諫止於義可乎服飾混淆貴賤無別近雖立制表率不嚴故百姓不從其令而

從其所好使君臣躬行節儉不奪民利則庶民觀感而興起矣噫朕實不明賞罰舛濫文武官僚無功尸祿譴告壘見職競由此蓋進賢退不肖爲政之要然百職至繁朕何能周知而遍察乎賢良在下宰相薦之昏墨在位憲司糾之協輔予治以答天意是日雨崔弘嗣等請於西京龍堰創新闢移御吳延寵陳三不可王卒從弘嗣議時議惜之二年冬十月命尹瓘吳延寵征女真初烏雅束以高麗爲故國臣屬甚謹遣之助擊乃老也邊吏誤報於朝故有定州之役師還女真自毀場寨之助等扣關乞和東蕃酋延蓋使

三才考卷之三
一
之訓亦迎擊林幹及王卽位之訓遣公牙入朝王引見於便殿之訓感泣率二千騎來關外誓願入貢於是以東蕃納款召還金德珍至是邊吏報女真有犯邊之狀王聞之出肅宗誓疏以示兩府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深切若此請述先志王命崔弘嗣筮于太廟遇坎之旣濟乃定議以尹瓘爲元帥吳延寵爲副十二月瓘延寵領兵十七萬屯長春驛乙未瓘領五萬出太和門金漢忠以三萬七千出安陸文冠以三萬四千出弘化門金德珍以四萬三千出宣德鎮梁惟諫鄭崇用領舟師二萬出道鱗浦女真見軍

容甚盛皆遁中軍破高史漢三十五村右軍破廣灘左軍破濛昆斬五十餘級捷至王賜詔獎諭東征將士瓘遣諸將分畫地界於蒙羅骨嶺下置英州弓漢伊村置吉州又置雄州福州三年春正月置宜州通奉平戎三鎮與咸英雄吉福州公嶮鎮爲北界九城皆徙南界民以實之瓘延寵凱還王郊勞賜瓘爵鈴平縣開國伯遼來冊王女真設柵圍雄州秋七月命瓘復征女真四年春正月兵馬銜事王思謹河景澤等與女真戰于咸州死之夏五月女真圍吉州去城十里所立柵聯壘攻圍甚急副使李冠珍築重城固

守然圍久不可支吳延寵引兵救之女真遂擊延寵
大敗殺獲不可勝記初議者皆言弓漢里外連山壁
立惟有一逕可通若設關城塞小徑則永絕邊患及
往觀水陸道路無往不通與前聞絕異女真既失巢
誓必報復乃引漢處衆首連歲來爭詭謀設機無所
不至以城險固不能猝拔然當戰守我兵喪失者甚
多且拓地太廣九城相距遼遠谿洞荒濶賊設伏抄
掠往來者是時國家屢調兵中外騷然加以饑饉疾
疫怨咨遂與女真亦厭苦遣使請和於是集羣臣議
還九城便否議多異同諫議大夫金緣曰土地本以

養人今爭城以殺人莫如還之且必與契丹生釁若
東禦女真北備契丹則臣恐九城非三韓之福也王
然之會女真公兄褭弗史顯等叩邊乞入朝許之王
引見於宣政殿南門褭弗奏曰昔我太師盈歌嘗言
吾祖宗出自東國子孫義合歸附今太師烏雅東亦
以大邦爲父母之國頃者弓漢之構亂非太師意也
大朝聲罪致討復許修好故蕃人信之朝貢不絕不
謂去年興師渡入殺我旄倪掠我財畜蕃民無所歸
故太師遣我來請舊地乞許還九城使之安居則當
祭天爲誓世修朝貢不敢以瓦礫投於境上秋七月

會文武三品以上于宣政殿議之皆曰還之便於是
乃許還九城裹弗感泣而去率諸酋設壇成州門外
誓曰自今無有惡心世修朝貢有渝此盟蕃土滅亡
盟訖而退兵馬別監崔弘正始撤九城羣臣請治瑾
延寵失律不允是時生女真兵勢日強烏雅束之弟
阿骨打沈勇曉兵然志在圖遼故修睦于我天祚獵
于遼山命諸酋起舞阿骨打起立直視不肯舞天祚
密謂邊臣曰阿骨打豪橫如此亟圖剪之阿骨打覺
其意不敢近邊烏雅束死阿骨打立五年夏五月彗
星入紫微時蔡京罷張商英拜相彗滅而雨帝遣兵部尚書王襄中

書令人張邦昌賫詔來賜王衣帶受詔訖襄等言曰
皇帝明見萬里體王忠恪欲行冊禮而聞王已受北
朝冊命南北兩朝通好百年義同兄弟故不復冊王
但於賜詔去權字便是寵以真王之禮也且是詔乃
皇帝御製親筆北朝必無此禮數今見王迎詔甚虔
他日歸奏帝必嘉悅恩數有加矣王答曰崇寧中劉
侍郎奉聖旨將行冊禮先考以當國地接大遼爵命
稟行已久故未敢遽承上朝恩命以實懇辭舉國惶
恐今詔旨委曲去權字以示正名况親灑宸翰光被
若茲感戴恩造求求無極六年崔弘嗣守太傅許慶

平章事李資謙守司空七年秋七月王太后柳氏薨
金景庸為侍中吳延寵李璋平章事八年許慶為平
章事九年秋八月王視學十年春正月生女真完顏
阿骨打稱皇帝更名是國號金初天祚刑賞僭濫荒
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隣東北
五國戰鬥乃能獲此禽以獻使者貪縱女真怨苦之
會諸部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于天
地遂攻陷寧江州天祚命蕭嗣先領兵二十萬伐女
真阿骨打來禦遇遼兵於混同江會大風起塵埃蔽
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大潰阿骨打襲敗遼蕭敵

里兵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
是始滿萬矣遂稱帝陷遼黃龍府尹彥純如遼金兵
起高永昌叛據東京拘彥純逼之上表稱臣彥純從
之二月冊子構為王太子秋七月遣王字之文公美
如宋仍遣進士金端甄惟底趙奭康就正權適赴太
學時政和五年也遼遣使督發兵伐女真不從十一
年夏幸西京除遼天慶年號王字之還自宋帝賜大
晟樂遣李資諒李永如宋帝於即位初略變哲宗之
政未幾召用蔡京等自熙寧以來邪正迭為進退自
是權姦專執國命者幾二十年京倡邪說以為當豐

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四海嗷
嗷盜賊屢起內侍童貫與蔡京表裏復河湟有功遂
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乃自請奉使覘遼國有燕人
馬植者陳滅燕之策貫拔以歸植獻策曰本朝若自
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其國可圖也議者謂
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船不得行
百有餘年矣一朝啓之懼非中國之利會漢人高藥
師汎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至是資諒等入覲帝引
見資諒令自本國招諭女真以來資諒奏曰女真人
面獸心強狡有餘不可使窺中國富盛倖臣進言女

真產名貨高麗利之不欲分諸中國耳帝由是不入
資諒之言金緣爲平章事十二年遼來遠城請掇借
米貨五萬石答諭統軍若歸我兩城人物則不須掇
借統軍不肯從及金兵攻取遼開州遂襲來遠大夫
柳白三營燒戰艦統軍僕射耶律寧率官民載船百
四十艘出泊江頭牒寧德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于我
遂汎海而遁我師入其城收兵仗鎗貨甚多改抱州
爲義州金主遣使致書曰兄大金皇帝致書于弟高
麗國王我祖考臣事契丹及高麗契丹無道故我不
得已拒之蒙天之佑獲殄滅之願與王結爲兄弟以

成無窮之好書至諸大臣極言不可和欲斬其使中丞金富轍上疏以為漢媾匈奴唐臣突厥今大宋與契丹迭為伯叔以天子之尊而如此者所謂權以濟道保全國家之良籌也臣願盛朝思長筭遠策毋致後悔宰樞無不笑且排之不報樞密院使金黃元卒康順公吳壽增卒十三年戊戌為重和元年春帝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預請燕雲之地先是資諒還奏帝語王聞深憂之思以間其謀以忠宋令世子致書於明州樓昇乞差辨脈醫來帝聞之遣翰林醫官賜紫楊宗立教授杜舜舉前來以秋七

月至明年春遣還王密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捍女真虎狼耳不可交也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二醫至宋馬政已持金書挾散覩來矣宗立等以王言白于帝帝聞之不樂

按二醫歸報之事不見東史李齊賢嘗疑之然宋史云高麗王俱求醫於朝詔二醫往雷二年還保語之語之曰虎狼之國不可交也願歸報天子宜早為備宋史嘉王之忠書卒以美之今考麗史曰曆二醫往還與宋史年月相合其曰求者指致書樓昇之事也二醫即宗立舜舉也稱二年者以秋七月至明年春遣還也二史所記明白如此以事理論之宋朝浮海約金之事我國有識之士皆料其必敗徽宗親諭李資諒令本國往招女真資諒奏陳其不可歸白于睿宗史記資諒之言而不記王言者特以王畏金密語故史官不得聞而記之也其時史官入侍與今制異醫官進見時史官不必入侍也至於二醫往還則書

日而謹之齊賢於時王石室之藏未嘗攷驗月日故疑之耳二醫既歸奏語世爲權臣鳩殺事見朱子語類遣鄭克永李之美如宋王自製表手書十四年金主遣使來聘遣中書主事曹舜舉聘于金其書有况彼源發乎吾土之語金主不受增長城三尺金邊吏以聞金主詔曰毋得侵軼生事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十五年幸南京金駿爲平章事十六年李資謙爲邵城伯左僕射朴景仁卒帝竟遣趙良嗣如金上京約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金主許之以札付良嗣期以金兵向平地松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往證彼此不得

過關至是金主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天祚震驚亟奔雲中入夾山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爲主降封遼主爲湘陰王帝以睦寇初平悔於用兵王黼獨曰今不取燕雲女真卽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決意治兵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童貫爲撫軍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以應金時宣和四年三月也金主旣滅遼長驅犯宋不數年而王之言果驗云十七年夏四月迎入佛骨于禁中王疾革召太子曰予追思

平生所行得少失多慎勿效我但當稽古聖謨奉我
祖訓不懈于位永綏庶民太子泣不能起王命韓安
仁取國璽以授之遂薨壽四十五葬裕陵
史臣贊曰睿宗在東宮禮賢士敦孝弟卽位勵精圖
治但志存拓境構釁女真樂慕華風惑於胡宗旦未
免有失矣然如用兵之難棄怨修好輸忠宋朝中國
嘉歎恤孤養老興學立教置清讌閣日與儒臣講論
六藝偃武修文欲以禮樂成俗故韓安仁日十七年
事業可以貽厥信哉

仁宗恭孝王世家

王名楷字仁表舊名構睿宗長子母曰順德王后李
氏睿宗四年巳丑生性寬慈七歲封爲王太子睿宗薨諸弟
以王幼頗有覬覦心李資謙奉王而立之資謙者順
德王后之父也自是資謙益用事流竄宰臣之不附
已者權震一國元年癸卯爲宣和五年夏六月帝遣
國信使禮部侍郎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弔慰二
年冊資謙爲朝鮮國公妻崔氏爲辰韓國大夫六
子之元之美等皆授美官百官詣資謙第陳賀朴昇
中請以竹冊封崇號其生日爲仁壽節納次女于王
冊爲延德宮主是日大風雨三年春又納次女于王

是日又大風雨四年春正月女真人入宋圍京師初金
宋之交攻燕也宋師無功童貫懼遣客密禱金主圖
之金主分三道進兵燕降於金金言燕京以金兵攻
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許歲
幣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並求雲中之地金人
僅以涿易瀘順景蓟六州歸宋而悔之金主是卒其
弟晟立會遼張毅以平州南附宋宋納之趙良嗣力
爭以爲必招金兵金人襲平州得宋詔札遂歸曲于
宋累檄取毅宋又遣人誘天祚降天祚自夾山南出
爲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是九世而亡祚

太宗德光世宗元欲穆宗述律景宗明記聖
宗隆緒興宗宗真道宗弘基末主延禧也於是金

幹離不粘罕分道而南童貫自太原逃歸宋師之守
河者不戰而潰金人遂濟帝禪位于太子桓奔應天
府靖康元年正月幹離不圍京師需金幣五十萬割
中山河間太原三鎮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遣張邦昌
副康王如其營會諸道勤王兵至种師道李綱俱欲
戰而李邦彥主和議論不一衆乃散遂割三鎮昇金
金師圍京城者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乃退是月也李
資謙舉兵叛初資謙權勢既熾又欲知軍國事請王
幸其第授冊剋日以告事雖未就王頗惡之內侍祇

候金粲錄事安南鱗常侍左右揣知王意與同知樞
密院智祿延謀抑退資謙王遣粲問計於平章事李
壽金仁存皆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絕況彼黨與
滿朝不宜輕動王不聽祿延等召上將軍崔卓兵卓
大將軍權秀等圖之時之元婦翁拓俊京與其弟俊
臣尤用事卓等疾之約束既定領兵入宮先殺俊臣
郎中王毅踰城奔報資謙俊京相顧戰恐宰樞百僚
召集詣第往復問難皆莫敢對俊京曰事急矣乃與
崔湜尹翰等夜至朱雀門門閉使翰踰城折鑰開關
而入呼譟殷地祿延卓等震掉失措會資謙子義莊

率僧兵三百餘至王御神鳳門義莊令其徒斫神鳳
門俊京取少府監黃灰木積東華門廊火之須臾延
藝大內遂盡左僕射洪瓘知樞密金縝死之王步至
山呼亭嘆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王恐遇害請禪位
於資謙資謙畏兩府議默然不對平章李壽颺言折
之資謙意遂沮資謙遣承宣金珣請出御南宮王命
內侍白思清奉神御納諸內院智井騎馬出西華門
兵卓導前俊京殺之百官狼狽奔散遣使稱臣于金
三月資謙遷王于重興宅左右皆資謙之黨動止飲
食皆不自由王鬱鬱無聊獨往北園仰天痛哭移時

資謙進毒妃陽蹶而覆之王由是免密與崔思全謀
之會俊京與資謙構隙思全往說俊京俊京決策附
奏誓以死自效王使謂俊京曰國公雖僭亂反狀未
著朕若先舉有愧親親之義俟其變而應之可也常
使中官候之一日俊京在兵部注擬王手書小紙密
遣宦者趙毅以示曰崇德府軍持兵而至若將入寢
門朕若遇害實名德所致惟可痛者太祖創業列聖
相繼以至寡躬若為異姓篡奪非獨朕罪實輔相大
臣所濺恥也惟卿圖之俊京環甲而入王出天福殿
門遲之俊京奉王出資謙之黨財之俊京拔劍一呼

無敢動者使召資謙資謙素服而至乃拘之王御廣
化門告于眾曰禍起蕭牆大逆不道賴忠臣義士舉
義匡復眾皆呼萬歲林躍有流涕者流資謙于靈光
郡子孫黨與咸配遠地以拓俊京為衛社功臣守太
保平章事上柱國廢妃李氏納任氏為后金遣宣諭
使高伯淑來書法當日五年春三月女真陷汴京二
帝北狩先是帝遣問門祇候侯章等來詔王曰金人
不道俶擾邊境方朕即位之初遭此震驚以故未及
與王相聞惟王世濟忠孝膺授顯冊神宗皇帝命使
修聘禮意備至情同骨肉義則君臣至于我道君上

皇待遇益隆朕惟中國與王遠隔遼海而恩禮如此豈有他哉庶幾艱難有以敵愾耳王國與金相望無數百里之遠而不能蕩其巢穴以報中國豈累朝殊遇之意邪糾逖王慝大忠也誅討淫暴大義也拓地開境大功也一舉而三者得王其勉之王謂侯章曰小邦世荷國恩惟天地不責其報而區區感激之心庶幾萬一今詔書委曲論示此實輸忠報恩之日也然以殘弊之兵當新勝之虜恐非勉強所能及也但冀訓勵士馬待王師臨壓彼境則弊邦敢不盡力相寫表裏憑聖靈而平戎醜孤所願也侯章還附表陳

謝遂遣樞密院副使金富軾如宋賀登極而金師已犯境矣幹離不粘罕抵汴京斂兵不戰惟以和議爲辭以誤戰守之計時宰力主和議帝以爲然遂墮其計中士卒號哭而散京師受圍四十日失守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帝如青城續逼出上皇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冊張邦昌爲楚帝以二帝北歸富軾等至明州道梗不得入乃還王幸西京妖僧妙清日者白壽翰說王設道場于常安殿流拓俊

京邑隋為以李瑋為中書令六年春三月宋康王即
 位改元建炎初康王質于金營至相州民遮道遂回尋即位於應天府綱首蔡世章賈詒來
 是為高宗皇帝金遣兵追之帝南渡江駐蹕於越州
 李公壽為門下侍中夏六月宋國信使尚書楊應誠
 防禦使韓衍來應誠至碧澗亭牒云緣為一聖遠征
 臣子不忍聽樂除迎詔外毋得用樂王迎詔于壽昌
 宮詔曰數遇中微變生外圍肆朕纘紹方圖救寧惟
 三韓之舊邦實累世之與國嚮煩信使來效充庭乃
 緣艱虞久緩報聘想亦諒其多故當不替於素懷應
 誠等上語錄云昔周室多難或言於晉文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晉文既定王室因成霸業載之簡策垂耀
 無窮貴國在海東最號大蕃世著忠順本朝寵遇隆
 洽恩禮未替不料比者狂寇乘釁遂勤二聖遠征上
 下憂勞莫遑寧處重念貴國秉禮重義方茲緩急義
 當責望正仗大義勤王時也今皇帝初登寶位修好
 貴邦就煩津發迎請二帝貴國謂去金道路艱阻不
 可前進則在祖宗時金人嘗附貴國入貢當時道路
 自通未聞不可行也若慮金人因此生事應誠等只
 是素隊百人持禮幣前去貴國第津發使人至界上
 先報知金人自是無由生事倘使由貴國之路迎請

二聖則不虧二百年忠順之義亦以報列聖眷遇之恩國家報功倍於疇昔而四方諸國益仰令名實有無疆之休惟冀國王謀及重臣協濟茲事無以暴起之狄人遂失舊要於華夏王以書答曰伏聞二聖遠征舉國憂憤雖不能應時奔問官守而臣子之心豈遑寧處且念皇帝孝悌羣公忠義必天地鬼神共相協贊豈使二聖久勞沙漠茲荷大朝欲因小邦之路迎請二聖小邦敢不惟力是視然女真之始也嘗臣屬我國及其侵陵上國妄自尊大勒令小邦稱臣不得已而從之豈其本心乎女真俗好戰常嫉我樂慕

上朝近於界至葺壘屯兵意甚叵測如聞使節假道入境必猜疑生事禍不旋踵且以報聘為名假道小邦則我將何辭以拒苟諳海道之便則小國之保全難矣而淮南兩浙緣海之地得不慮其窺覲邪不然小國安敢飾詞以厚誣朝廷乎應誠等往復不已又答曰上朝先是降詔令小國往諭女真來朝小國慮女真不可使窺中國不敢奉詔朝廷不以為然多方招諭遂致今日小國與金國疆場相接知情偽甚熟其國東濱大海習於水戰彼既託以復禮審知淮浙形勢然後具戰艦浮海而下出其不意竊恐北苦陸

關南苦水戰首尾受敵為患必鉅事至於此雖悔可
追小邦所以不獲奉詔者天地洞鑑豈有他意應誠
遂不受附表而去遣禮部侍郎尹彥頤如宋上表曰
聞兩聖之播遷舉王韓而悲痛既不能奔問官守以
伸臣子之誠又未得首倡大義以徇國家之難蓋臣
屬室家焚蕩之餘當軍國擾攘之際愧未遑於慶禮
辱先遣於皇華雖命出重嚴乃事難遵稟彼衆我寡
既難可以與爭唇亡齒寒又焉知其非禍敵愾尊王
非敢期齊晉之故事任土作貢願不失青徐之舊儀
彥頤至宋朝議欲罪之朱勝非以為不可回詔云遠

諗奏封備陳誠悃顧孝友之思雖欲伸於已志然幾
微之慮亦當盡於人情既諒恭勤無忘屏衛金降封
道君為昏德公皇帝為重昏侯冬十二月金遣衛尉
少卿韓昉來昉與字文虛初高伯淑之來也以保州
畀我其後索誓表要刷還戶口不從金主怒至是昉
來言高伯淑宣諭時但傳勅旨許賜保州然並無一
境語句兼未畫定界至自是係內地分而貴國不肯
遵依詔旨據守州城逃移戶口皆稱物故於理豈為
穩便而謝表之言辭意輕汎貴國與遼時誓表必自
有故事朝廷誠非創行要索祇欲永通歡好望賜端

的垂諭以憑回日申覆王答曰保州之境本高麗地
分嘗爲舊遼所并暨天朝統一四海先皇帝眷顧小
國勅賜鴨江爲界今皇帝以小國能恪遵侯度特命
割賜而只許保州一城不許旁側小土此豈朝廷以
至仁大德撫字小邦之意乎其人口逃移是臣父王
時事當時臣幼未諳端緒而至於盟誓多是敵國交
相疑忌故不得已而爲之如春秋所記衰周列國之
事今則聖人受命一統下藩中心悅服盟詛之屬顧
安足賴區區衷款實出於此而來諭若茲感懼何勝
七年春二月幸西京三月至自西京赦癸卯視國學

釋奠先聖命金富轍尹彥願等講書無逸夏五月冊
王妃任氏秋七月太白經天十五日冬十二月遣盧
令琚等如金進誓表回詔云今覽來表文意似重訖
無歸納戶口辭語若計前後新舊戶口其數不少無
因俱爲物故亟宜刷會見數具表奏聞如或果難依
應所進誓章亦無爲定八年夏四月宋遣校尉王正
忠來冬十二月遣郎中金端如金表曰天會六年韓
昉來傳別錄爾國果能推誠卽納誓表朝廷亦當回
賜誓詔臣受言感德拜獻章表而爾書洵至訓勅加
嚴妨惶憂懼不知所圖况念人物投來之事未獲臣

事上國時事薄物細故而責之若此非特班小國慶
賴之心亦恐非朝廷以至仁大德寵綏下藩之意此
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天威不能自止者也伏望法
先王綏遠之經用大漢釋逃之制特允至誠之請曲
推全度之恩雖小愆而無能必激昂而論報回詔云
言念忠勤不忘嘉歎所奏之事續當報諭九年為紹
興元年先是金主劄魯為齊帝又取關陝地以畀豫
於是中原之地盡屬於豫十年遣禮部員外郎崔惟
清如宋春二月幸西京初妖髡妙清與分司少監白
壽翰妄稱曉陰陽家肆為詭誕之說鄭知常西京人

深信其說以謂上京基業已衰吾等若奉主上移御
西都則當為中興功臣非獨富貴一身乃子孫無窮
之福也於是近臣洪彝敘李仲孚文公仁林景清等
從而和之上奏曰妙清聖人也壽翰亦其次也國家
之事咨而後行則政成事修而國家可保也令百官
署章尾金富軾任元凱李之氏_{子壽也}獨不署書奏王
惑之妙清遂上言西京林原驛即所謂大花勢立都
於此則天下可并而大金執贄矣於是營大花宮於
林原至是妙清白壽翰又奏曰上京地勢衰故天降
灾孽宮闕焚蕩乞頻御新宮禳灾集禧以享無疆之

休王問諸日官曰不可鄭知常金安等曰妙清之言
卽聖人之法不可違也王遂行駕至金巖驛風雨暴
作書忽晦冥衛士驚潰王執鞚迷路陷於泥濘侍從
官人顛仆號哭及晚雨雪寒甚人馬凍死者不可勝
計王至西京壽翰知常等密作大餅空其中盛熟油
沈于大同江油浮暈水面望若五色雲然令父老致
仕李齊挺等五十人上表賀曰此神龍吐涎千一河
清之瑞也宜上應天心下順人望稱號改元以壓金
國王以問李之民對曰金國強敵不可輕也况兩府
大臣畱守上都不可偏聽一兩人言以決大議王然

可壽翰又奏五色雲見於大同江中請百官表賀王
令文公仁李俊陽審視或告之曰熟油汎水則有異
色使善泅者索之乃知詐也冬十二月以金富軾爲
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一年冊元子徹爲王太子宥資
謙黨詔刺舉官僚之貪汙廉謹者十二年秋劉豫使
其子麟以金兵侵宋帝自將禦之詔暴劉豫罪逆金
師爲韓世忠岳飛所敗渡淮北歸以妙清爲三重大
統直門下省李仲侍御史文公裕等上疏言妙清白
壽翰皆妖人也金安鄭知常結爲腹心相爲引重又
有大臣從而和之故聖主不以爲疑正人嫉之如讎

夫請罪于朝淳夫至郊面縛瞻等而入趙匡聞瞻被
囚謂必不免由是復反金主殂熙宗立宋徽宗殂于
五國城報至十六年王下詔罪已五軍會攻西京不克是
時軍久無功朝議欲遣重臣督戰王排衆議委任富
軾益專宋遣迪功郎吳敦禮來曰聞西京作亂欲發
十萬兵相助王謝止之十四年春二月富軾勒諸軍
進攻西京大破之賊衆潰亂匡等自殺西京遂平分
司尚書宋先宥自兵興稱疾杜門不仕命旌其問以
富軾爲輸忠定難功臣守太尉門下侍中明州牒報
夏國使人欲前去高麗議事蓋爲通問兩宮事也時

宋不知道君已殂王謝不能副稱使旨秋九月遣金
稚規劉待舉如宋十五年門下侍中致仕李公壽卒
金襲汴執劉豫以歸十六年宋用秦檜言稱臣講和
于金金歸河南陝西之地十八年夏四月禘于太廟
金兀朮以歸地于宋爲非計與撒離喝分道南侵東
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河南陝西
州郡皆陷劉錡破走兀朮於順昌岳飛大敗兀朮于
郾城兩河豪傑率衆歸飛澤潞晉汾之境皆期日興
兵與官軍會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
恢復實不難秦檜方與兀朮交通欲畫淮以北與金

爲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岳飛韓世忠張俊楊沂中等皆奉詔班師河南之地皆復爲金有兀朮遣檜書曰爾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乃可於是檜罷飛兵柄而殺之和議成稱臣奉誓表于金割淮中流爲界金歸徽宗之喪及皇太后韋氏十九年春正月王太子冠金改元皇統二十年夏五月金來冊王二十三年慧見乾方金富軾進三國史二十四年春二月王薨壽三十八葬長陵

金富軾贊曰仁宗喜觀書手不釋卷或達朝不寐聞申淑明經召入內受春秋性儉約宰臣嘗入內問疾寢席蕭然無紉錦之飾官寺之屬每黜以微罪不復補末年僅數人供灑掃而已日再視事奏事者稽遲令小臣趣之專以德惠安民不喜興兵生事及金國暴興排羣議上表稱臣接北使甚恭故北人無不愛敬詞臣應制或指北朝爲胡狄則瞿然曰安有以此等言加於臣事之地乎遂能世結盟好邊境無事至於資謙之凶逆以外祖之故曲全其生拓俊京亦保首領斯可見君人之度矣故其薨也中外哀慕雖北人聞之嗟悼不已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金莘夫曰睿廟末年外戚漸橫仁宗冲齡卽位韓安

仁等恠忿生事遂致姦兇跋扈毒流三韓至尊幽辱
宮廟焚蕩祖宗之業幾於墜地可以鑒矣又惑於妖
髡陰陽之說馴致西都之變者何也蓋以天性一於
慈愛優游不斷故耳是以典刑未正於丙午之逆流
處斷不均於西都之叛民惜哉其節遊燕省官寺儉
以飭躬信以交隣雖古帝王何以加焉

毅宗莊孝王世家

王名昞字日升舊名徹仁宗長子也母曰恭睿太后
任氏作綜五年十七封為太子至是嗣位元年丁卯
為紹興十七年王遊幸無度喜擊毬諫官上書諫不

報諸諫官悉引告歸第王乃下毬杖御鞍于御史臺
臺奉詔鑰壽昌宮門禁羣少出入王遊北園謂左右
曰吾技無復試矣已而取毬擊之人莫有及者諸諫
官復就職夏六月太白經天二年夏金來冊王秋七
月上冊于王太后以任元淑為同平章事李浚智之
用謀反伏誅初浚等與宋人張詰謀浚詭稱東方所
通書宋相秦檜屬以伐金為名假道而來則高麗可
圖也之用封其書及東國地圖附商舶以達于檜至
是都綱林大有來告其謀捕浚等悉誅之冊弟暉為
大寧侯皓為翼陽侯李仁實為平章事三年以高兆

基爲平章事四年金平章事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天改崔惟清爲平章事五年太保樂浪侯金富軾卒樞密院知奏事鄭襲明自殺初王爲太子襲明侍讀任太后愛次子將有易樹意襲明盡心調護故王得不廢既嗣位怨太后前事嘗於便坐語侵之太后跌而下殿仰天祝誓雷雨忽作電光入座王驚懼俛入太后衣下俄而震殿柱王悔悟遂爲母子如初襲明性忠直知無不言王憚之會襲明屬疾王以金存中代其職襲明仰藥而死自是王益縱恣寵官鄭誠等用事臺省伏閣以諫三日不報於是省宰皆乞罪

不視事王召文公元庾弼金永錫崔子英及諫官金子儀王軾朴偁李元膺李陽伸尹鱗瞻臺官崔允儀金謁閔愨韓靖慰諭視事皆不奉詔夜二鼓乃退王御明仁殿視朝謂諫臣曰予欲每日視朝凡廷諍之事姑且除之自是廷諍之禮遂廢流鄭敘于東萊貶崔惟清爲兩京畱守六年諫官伏閣諫王命出毬馬塞北門黜內寺十四人文公元庾弼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七年冊子泓爲王太子八年冊王弟旻爲平涼侯夏四月禘于太廟何以書親禘故也閱兵于東郊九年平章事庾弼卒十月秋七月彗見東方金改元正隆

宋欽宗殂于金十一年遷太后於普濟院王素信圖
識不友諸弟密諭諫臣劾大寧侯暲恐太后救之先
遷太后流暲於天安府十二年左遷給事中李知深
爲國子司業司諫崔祐甫爲尚舍奉御裴景誼爲殿
中內給事初王命左承宣李元膺右承宣李公升傳
旨門下省督署鄭誠告身宰臣及臺省論執不可復
命公升傳旨曰卿等不聽朕言朕食不甘味寢不安
席平章事崔允儀右諫議崔應清及元膺公升等署
之獨知深祐甫景誼不署伏閤力爭故並左遷誠自
是獲參朝列權寵日盛引官奴王光就白子端等以

爲羽翼交構護妬箝制搢紳宦寺之禍莫盛於斯矣
知門下申淑詣闕獨諫請削誠職辭甚切至王不得
已削誠職布告中外然憚淑直左遷守司空淑謝病
歸十三年門下侍中王冲卒十四年平章事崔誠卒
秋九月詣母后殿起居十五年金主亮南侵宋金人
弑之立曹國公烏祿爲帝初亮有南侵之意密隱畫
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
策馬于吳山絕頂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遂遷都
于汴遣使徵兵大殺遼宋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
十餘人太后徒單氏諫渝盟用師亮不悅殺之以威

衆秋九月遂大舉南侵金主戎服啓行衆號百萬鉦鼓之聲千里不絕遠近大震宋帝自將禦之亮至采石先鋒爲虞允文所敗方亮之引而南也渤海一軍畔去立烏祿于遼陽改元大定亮聞之董諸軍渡江欲先取宋而後北取烏祿諸將懼遂弒亮金師渡淮北歸明州牒報至東人不信十六年宋帝遜位于皇太子退居德壽宮平章事崔允儀卒十七年貶左正言文克謙爲晉州判官王在位既久日與嬖倖沈酣遊戲不恤政事廷臣無敢諫者至是克謙上疏請斬宦者白善淵黜宮人無比罷知樞密崔褰偁以謝一

國王大怒焚其疏遂貶克謙初王作離宮於大內東奪諸宮第撤民家五十餘區作太平觀瀾養怡等亭蓋以青瓷或以椶磨玉爲臺聚名花怪石窮極侈麗民家稍有堪玩之物輒稱密旨搜剔搬運絡繹於道民甚苦之營衆美亭於玄化東嶺亭之南澗累石爲堤堤上作茅亭草廡汎舟其下令小童棹歌漁唱鳧鴈蘆葦宛若江湖之狀城東沙川菊有石壁數仞削立曰虎巖流水渟瀦林木蓊蔚王樂之構亭其側名曰延福以水淺不可舟築堤爲湖地白沙湍悍雨輒壞隨壞隨補晝夜不息又起萬春亭於板積窰內有

額者四曰靈德之亭壽樂之堂鮮碧之齋玉竿之亭
橋曰錦花門曰水德其御船皆裝繪金繡凡三年而
成皆朴懷俊劉莊白善淵從與而爲之也於是王與
金永胤徐恭李公升崔溫李聃許洪材金敦中覺倪
等賦詩唱和日夜酣歌爲汎舟流連之樂舟中結彩
棚張女樂沿流上下張燭達曙羣臣歡呼戲噱醉倒
駕前無復君臣之禮自衆美亭幸長湍應德亭五更
登岸張侯置燭其上命左右射無中者廬永醇曰待
聖人中的然後臣等中之王一發中燭左右呼萬歲
留二日觀水戲自應德東燭登舟過皇樂亭置酒夜

至普賢院明日萬春亭曲宴宿于李聃別墅王被酒
自吹笛挺身疾驅往往失王所之嘗辛亥化寺馳至
獺嶺茶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院柱顧侍者曰鄭襲
明若在吾豈得至此十八年遣趙冬曦如宋金永夫
爲平章事十九年爲乾道元年宋遣魏杞使金始正
敵國禮李之茂爲平章事二十年平章事崔子英卒
二十二年春三月王幸西京時翼陽平涼頗得衆心
王疑有變移御以避之御浮碧樓宴侍臣于舟中夜
分乃罷二十三年許洪材爲平章事王崇奉道教齋
醮之費不可勝記倉廩單麥坊勇未支其用遣使徵

求諸道騷然劉邦義秦得文李諫等剝民供上締結
宦官別進金銀寶器山積遂皆不次除授臺閣皆阿
上意無敢言者幸延福亭羣臣皆占所見物為瑞內
侍黃文莊見水鳥指為玄鶴王喜拜文莊為國子博
士直翰林院二十四年春正月王自製臣僚賀表以
宣示百官表賀宋以范成大為秋八月王幸普賢院
武臣鄭仲夫等作亂大殺文臣百官放王而弒之王
遊幸無常衛士從者不得食往往有凍死者諸武臣
不堪其苦侍臣林宗植韓賴等素無遠度怙寵傲物
蔑視武士由是眾怒益甚乃謀亂王幸延福亭仲夫

謂散員李義方李高等曰大駕自此還宮吾且隱忍
以須若移幸普賢則無失此機可也次早王遂幸普
賢院至五門置酒命武臣為五兵手搏戲大將軍李
紹膺與人搏不勝走賴遽前批其頰王與羣臣撫掌
大笑仲夫厲聲詰賴王執仲夫手慰解之高與義方
矯旨集巡檢軍王纔入院門羣臣將退高等殺宗植
復基于門王大驚使王光就禁之仲夫曰禍根韓賴
尚在王側賴挽王衣不出高拔刃脅之乃出殺之於
是侍從李世通李唐柱金起莘柳益謙金子期許子
端等皆遇害積屍如山遣人入城呼於道曰凡戴文

冠者皆殺於是殺崔裒以下五十餘人王懼召仲夫謀弭亂仲夫不對以王還宮王飲自若使伶官奏樂夜分乃寢高蔡元欲弑王梁淑止之仲夫逼遷王于軍器監遂放之巨濟縣太子于珍島殺太孫明宗三年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於東界遣張純錫柳寅俊等至巨濟奉王出居慶州甫當兵敗死仲夫遣將軍李義政領兵趨慶州州人斬純錫等幽王客舍義政引王至坤元寺北淵上進酒三盃拉脊骨應手有聲便大笑褻以褥合兩釜投淵中忽有旋風起塵沙飛揚人皆呼譟而散寺僧取釜棄屍屍浮出水

涖魚鼈鳥鳶不敢傷戶長弼仁等密具棺奉瘞水濱初王宴金使使見承宣金敦中問曰彼哲而長者貴而甚文爲誰答曰金敦中相國富軾之子魁第者也金使曰信矣王聞之使請曰寡人壽幾何金使曰國王之壽久不可數滿庭老少諸臣盡逝然後有臨川之患王自計必壽不復問臨川之意及庚癸之亂廷臣皆被害而王亦遇淵上之變其言果驗云壽四十七葬禧陵

金良鏡贊曰王之爲太子也仁宗臨薨語之曰爲國須用鄭襲明之言及卽位襲明自以受託先朝盡忠

補闕金存中鄭誠日夜浸潤竟致之死自是佞倖日
進忠讜日退王益縱恣淫于逸豫盤遊無度始以擊
毬庇仲夫臺諫言之而不聽終以詞章狎韓賴武夫
憤怨而不悟卒之韓賴召亂而身死於仲夫之手朝
臣盡殲蓋其所好終始有異而其致亂則一也故人
主所好不可不慎也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四

世家四

明宗光孝王世家

王名皓字之旦舊名昕毅宗母弟也仁宗九年毅宗
辛亥生二年封翼陽侯二十四年九月鄭仲夫等廢毅宗迎
王卽位于大觀殿王之在潛邸也典籤崔汝諧夢太
祖授笏於王王受而御龍牀汝諧與百官陳賀覺而
曰諸王王曰慎勿復言上聞之必害我矣至是果驗
任克忠平章事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爲壁上功臣遣
工部郎中庾應奎齎前王表如金表曰臣久纏疾恙

臣子泓不禁未堪主壘臣謹遵先父王遺命以臣弟
皓權守軍國事務金主曰廢兄篡立欺罔上國合行
天討應圭辨對不屈不食七日立而待命金主乃授
回詔仍遣詢問使完顏靖來詔前王曰卿述前人之
遺囑讓毋弟而相傳尚憂未出於誠心是用往詢於
變故王代迎於大觀殿請求面前王親授王曰前王
養病南州去此數千里大夫何以跋涉險阻乎靖遂
止王具前王表付靖還平章事徐恭率左諫議金華
尹右諫議金甫當等上疏以爲崔允儀李元膺兵中
正等署鄭誠告身西海按察朴純古誣奏老人星見

知水州吳錄之安獻金龜之瑞請皆禁錮子孫從之

日有黑子大如桃平章事任奎卒立姑王氏爲妃室宗

溫之女於遣禮部侍郎張翼明如金請襲位金主許

王爲從姑之金華欽宗干鞏洛之原二年夏五月金遣太府監烏古論仲

榮翰林學士張亨來冊王梁淑平章事三年夏四月

禘于太廟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民多餓死有市人

肉者冊王太子秋八月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

於東界圖反正前王知兵馬事韓彥國等舉兵應之

九月甫當敗就擒於是大殺朝臣脫於庚寅之禍者

至是無得免者矣中外洶洶莫保朝夕郎將金富謂

仲夫等曰天意未可知任力不揆義猶雍衣冠世寧
少金甫當乎吾輩有子女者悉令通婚文吏以安其
心可久之道也衆從之自是禍稍止冬十月李義旼
弒前王于慶州四年爲淳熙元年納李義方女爲太
子妃秋九月西京畱守趙位寵起兵謀討仲夫義方
檄召兩界岳嶺以北四十餘城皆應之遣平章事尹
麟瞻率三軍往攻西京麟瞻至岳嶺敗還冬十一月
復往攻西京鄭筠誘斬李義方分捕其黨悉誅之平
章事崔惟清卒鄭仲夫爲門下侍中五年夏五月發
前王喪百官玄冠素服三日奉葬禧陵位寵聲言義方弒君不葬

之罪位寵遣使上表于金請以岳嶺以北內附乞與
故也師赴援金不許六年公州民鳴鶴伊等聚黨作亂
攻陷公州麟瞻攻拔西京擒位寵斬之冬十二月平
章事尹麟瞻卒七年伊降廩以粟遣御史金德剛
押送其鄉伊復叛擒斬伽伽賊首孫清盜起西海
道遣兵討之義靜二州叛遣使宣諭西京餘黨作亂
殺畱守判官掩擊金使於通德驛欲以嫁禍本國郎
中朴紹中遇害清州管内郡縣悉爲伊所陷獨清
堅守秋七月擒伊斬之右道兵馬使李夫馭軍嚴整所至按堵得士卒心屢
戰皆捷故八年分遣察訪使于諸道問民疾苦黜陟
南賊屏息

官吏及奉使者限十年以前追論殿最凡被劾者八百餘員平章事李光縉卒九年西賊復熾知兵馬事李富討平之閔令謨同平章事秋九月鄭仲夫宋有仁伏誅將軍慶大升嘗憤仲夫跋扈謀欲討之隱忍不敢發會其子筠潛圖尚公主王患之大升遂與牽龍許升等謀藏經會畢夜入筠直廬斬之率死士入宮誅大將軍李景伯等宮中大噪王驚愕大升呼曰臣等衛社稷請上毋恐王出宮門酌卮酒以賜大升發禁軍分捕仲夫及宋有仁父子悉斬之十一年夏旱翰林李元牧製進祈雨疏多引咎語王召元牧責

曰野諺云春旱與糞田同汝何引我過舉以飾辭乎即命改撰十二年侍郎崔忠烈卒全州吏民作亂逐司錄陳大有閉城固守發道內兵討之夷塹而還富城二縣亦逐其倅遂廢二縣十三年王太后任氏薨王侍太后病手調藥夜不解帶病革王泣目盡腫及薨殯于義昌宮傍私第王朝夕哀臨金起復使來王宴于大觀殿不結棚奏樂金使怒韓文俊為門下侍郎十五年文克謙為中書侍郎十七年秋七月太白經天曹元正謀亂伏誅是年宋上皇崩何以不書牒報不至故也十九年金主殂告哀使來邊吏以儉從多於舊數拒之使牒詰朝廷命羣

臣議迎入王素服率百官迎詔于都省廳舉哀金使見王哀慟為之動色金主雍賢明仁恕號為北方小

堯舜廟號世宗是歲宋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太子惇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初

高宗擇太祖後鞠于宮中未幾傳位帝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有志恢復及符離失

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亦賢主無

豐可乘但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隣

好而已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

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能却羣臣之請而力

行之廣號孝宗無愧矣平章事文克謙卒二十年為

紹熙元年崔世輔杜景升李義旼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二十二年平章事李奕挺卒二十三年平章事林

民庇卒時南賊蜂起金沙彌據雲門孝心據草田嘯

聚亡命剽掠州縣遣大將軍全存傑率李至純李公

靖等往討之至純義旼子也受賂賂與賊交通存傑

不能禁仰藥而死太白經天二十四年宋壽皇崩光

兩宮構隙壽皇有疾不問及崩不執喪趙汝愚定二

策奉太皇太后詔立嘉主擴即位是為寧宗皇帝二

十五年天禧節太子受賀朝于王王問民間有何語

太子對曰人皆笑臣為老太子王曰寡人之久存亦

過也太子失色太子稱美王之壽考而語不了故王

有此言王性慈仁懲艾毅宗至誠事母后敦睦宗戚

無間言王弟冲曦多穢行崔詵諷出之王驚曰不意

司諫離間我兄弟嘗患虛羸餌栢仁酒醫云栢子產

雞林者最良請取之王不許曰豈可以藥餌細事令
擾民妨農邪遂不復御然天姿孱弱加以屢更變故
動輒驚懼凡軍國機務受制武臣至如聲色猶不敢
自專及權臣誅夷始得縱意內嬖死王哀戀失聲哭
太后寬譬之曰不可使聞於重房也召二公主令掌
服御其壻欲絕婚乃還之諸武臣悉皆腹誹有偶語
咨嗟者王精於圖畫與畫史高惟訪李光弼等繪畫
物像終日忘倦尤工山水萬幾之重不以介懷措注
之際與嬖宦密議封其章直付政曹據草謄寫而已
由是奔競成風賄賂公行凡有請託輒問曰得賂幾

何多則喜從之否則故延拖以須其厚賂故諸宦官
盜弄威福濁亂朝政甚於禧陵時矣李義旼畏慶大
升屢召不至及大升卒猶不至王懼其爲亂敦諭乃
至引見於便殿畏其凶暴外施獎勵中外皆惜王之
柔懦云二十六年夏四月李義旼伏誅初將軍崔忠
獻以勇敢選補別抄都領其弟忠粹性猜悍謂忠獻
曰義旼父子實國賊也吾欲誅之如何忠獻然之與
朴晉材盧碩崇等謀弑亦至義旼別墅於門外候之
義旼出跨馬忠粹擊之不中忠獻斬之持其首馳入
京梟于市觀者驚譟聲震都下忠獻等詣宮門謝王

慰諭之以忠獻為左承宣忠獻等會仁恩館議事有
告云平章事權節平孫碩上將軍吉仁等謀舉兵忠
獻命捕節平碩等殺之吉仁在壽昌宮聞變與將軍
俞光朴公襲等出武庫兵仗授禁軍出宮門忠獻勒
兵迎鬪仁眾大潰忠獻縱兵入宮隨遇輒殺僵尸狼
藉公襲等自刎王左右皆散走惟小君及宮人侍側
垂泣而已忠獻引兵還追獲參知政事李仁成上將
軍康濟文得呂承宣文迪崔光裕大司成李純佑等
三十六人皆斬之賜忠獻忠誠佐理功臣號杜景升
為中書令二十七年秋九月大雷電以風忠粹謀於

忠獻曰今上倦勤不可以主臣民司空鎮聰明有度
量若立為王國可中興矣忠獻曰平涼公上之母弟
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其子淵聰明好學宜為儲副
議未決晉材曰鎮與旼皆可然金國不知有鎮若立
鎮彼必以為篡不如立旼如毅宗故事以弟及告之
則無患議乃定辛酉忠獻勒兵市街為中軍分諸衛
兵為左右前後軍屯四街閉諸城門召杜景升流紫
燕島遣兵入闕逼王出幽于昌樂宮迎平涼公即位
放太子璿于江華神宗五年九月王有疾神宗遣醫
請進藥王曰我忝位二十八年壽七十二豈復希延

生乎不聽十一月薨葬智陵

史臣曰麗祚中衰強臣跋扈放弒毅廟竊弄國柄明宗宜勵志自強必討賊而後已當慶大升一朝舉義誅仲夫父子如獵狐兔而義旻奉首鼠竄假息鄉閭此正用賢立紀復張王室之秋也王不能然溺於燕安其所施為殊如平康無事時如義旻者遣一介使數而誅之可也反寵諭至朝委以重權使之濁亂朝政其禍慘矣崔忠獻乘釁而起而王卒見放逐自是權臣相繼執命王室之不亾若綴旒者幾百年嗚呼痛哉

神宗靖孝王世家

王名旻字至華明宗母弟也

年甲子生

封平涼公

崔忠獻廢明宗迎立王更名暉

諱金

以忠獻為靖國

功臣大匡上柱國遣員外郎趙通如金進前王讓表以趙永仁奇洪壽任濡崔讜為侍郎平章事崔忠粹脅王黜太子妃欲以其女配東宮忠獻曉譬之忠粹不聽忠獻忠粹治兵相攻忠粹敗走追斬之忠獻以兵部尚書知吏部事摠文武銓注出入禁闥以兵自衛元年戊午為慶元四年金遣宣問使大理卿孫侯來詰前王遜位事由對如表意侯求見前王趙永仁

日前王在南州計程三十日可至俟乃傳詔于王二
年盜起溟州與東京賊合侵掠州郡遣將招撫之夏
四月禘于太廟金來冊王崔讜于述儒致仕時勒令致仕者
餘計太白經天三年平章事李文冲卒是時冊元
子真為王太子上皇五年侍中趙承仁卒冬十一
月前王薨于昌樂宮六年車若松崔忠獻為平章事
忠獻誅殺既多恐有變文武間良及衛士強有力者
悉皆招致分為六番直宿其家號都房出則合番擁
衛如赴戰鬪於是內外大權悉歸忠獻王端默拱手
而已七年春王有疾忠獻入問疾王曰寡人之至此

公之力也今疾大漸欲傳位於太子太子涕泣固辭
忠獻白太子曰君父之命不宜固辭引入康安殿北
面再拜出大觀殿即位王扶起謂忠獻曰卿於朕之
父子功德不細仍泣下薨壽六十一葬陽陵

熙宗成孝王世家

王名諤字不陂舊名真神宗長子母曰靖宣后金氏
明宗十一神宗三年封王太子至是受內禪即位冊
年辛丑生元子祉為王太子元年乙丑為開禧元年冊崔忠獻
為晉康侯忠獻受冊于男山第諸王咸詣其門禮畢
宴冊使贈犀帶鞍馬甚厚夜宴諸王其帷帶花果聲

伎之盛自三韓以來人臣之家所未有也二年金來冊王宋議北伐諸將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勝負未可知則禍將誰任韓侂胄沮衆議出師金遣僕散揆鎮汴遂分道侵宋會吳曦叛以蜀附于金宋師大敗侂胄弄兵之意猶未已宋人患之密謀誅侂胄修好于金蒙古太祖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世為蒙古部長鐵木真功德曰盛諸部慕義來降於是大會諸部建九旂白旗號曰成吉思皇帝四年盜發武陵五年金主殂七年蒙古侵金金使粘合合乞和蒙主不許將軍金良器如金至通州遇蒙兵中矢而

死金收骨以送大同府及西北州縣皆降于蒙金完顏胡沙南還潰于會河堡金之精銳皆盡秋九月侍郎平章事致仕崔謙卒致仕何以書卒忠獻勒令致仕則知其為君子也自忠獻用事以來大臣在位率皆削冬十二月崔忠獻廢王遷于江華初內侍王濬明為王謀誅忠獻忠獻詣壽昌宮給忠獻從者稱旨引入賜酒食令緇髡十餘人持兵擊殺從者忠獻知有變曰願上救臣王默然閉戶不納忠獻匿知秦事房紙障三索竟不獲上將軍金躍珍知奏鄭叔瞻在重房聞變即入扶忠獻以出忠獻怨王廢遷于江華尋移紫燕島放太子祉于仁川德陽侯喬

桐始寧侯白翎縣奉漢南公即位高宗二十四年八月王薨壽五十七葬碩陵

康宗元孝王世家

王名楨字法柱明宗元子也母曰光靖后金氏毅宗六年壬申明宗三年册太子賜名壽二十七年放于江華熙宗六年召還封漢南公更名貞至是崔忠獻廢熙宗迎立元年壬申為嘉定五年遣中書舍人李儀如金告嗣位册子曠為王太子金遣完顏惟基來册王象輅高十九尺廣化門不能容請裁損其制金使不許闕地而挽入金使欲入儀鳳門學士琴儀止之二

年

宋史云故遼人耶律留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據東史金宣撫蒲鮮萬奴王遼東國號大真

未詳孰是金胡沙虎弒其主承濟而立昇王珣是為宣宗

蒙兵進圍燕徇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秋八月

王薨壽六十二葬厚陵

史氏贊曰神宗為忠獻所立徒擁虛器熙宗之世雖欲有為何以哉王宜以正自處任賢使能王室自強雖有跋扈之臣安敢萌無君之心而動於惡哉不知出此聽用輕謀欲快一時之忿反見放黜康宗受制強臣享國日淺夫何為哉悲夫

高宗安孝王世家

王名暉字大明舊名暉改康宗元子也母曰元德

后柳氏明宗壬子封康宗元年冊太子二年受內禪即

位元年甲戌為嘉定七年金乞和于蒙許歸以公主

歲幣蒙主許之引兵北還金主珣徙都汴蒙主聞之

怒曰是疑我也復圖南侵二年秋八月崔忠獻遷前

王于喬桐冬十月裕于太廟奉玉冊上尊號蒙兵入

燕宮室為亂兵所焚金主遣使求和蒙主曰去帝號

稱臣然後可故議不成三年夏四月雪秋八月契丹

兵來侵初契丹遺種金山金始王子脅河朔之民自

稱大遼收國王西遼在嘉泰辛酉至是十六年矣蒙兵伐之二王子

席卷而東遇金兵于開州敗之舊史云避金兵諕到鴨江樹

黃旗招兵馬使不往翼日渡江掠寧朔等州入義靜

朔昌雲燕州皆以妻子自隨瀟漫山野月餘食盡移

入雲中道遣上將軍盧元純大將軍金就礪等統三

軍禦之至朝陽驛與戰郎將丁純祐突入賊中斬持

纛者丹兵奔潰分道將軍金公奭敗之昌州玄章敗

之延州薛得儒敗之雲州丹兵屯龜州兵應儒銜枚

擊敗之丹兵又至朝陽驛為西京兵所敗溺江死者

甚眾自昌州入延州金就礪擊却之丹兵屯於藥山

南三軍屯博州賊夜涉清川江指西京三軍失利史略

云三軍敗績於渭州李陽升等
千餘人死京都聞之哭者滿城賊遂濟大同江冬十
二月屠黃州宰樞重房奏勿論太祖苗裔及文科出
身悉令充軍王從之元帥趙冲鄭叔瞻點兵於順天
館是日忠獻恐有變擁兵自衛驍勇之士悉爲忠獻
父子所占官軍惟老羸不堪戰四年春僧徒謀誅忠
獻不克忠獻遂大殺僧徒召還鄭叔瞻以鄭邦輔代
之三月五軍潰于太祖灘時五軍帥行至太祖灘遇
雨置酒不設備有一人乘白馬馳入陣中舉旗而麾
俄而賊大至五軍皆被圍前軍潰遂薄中軍縱火燒
壘惟左軍拒戰邦輔冲奔左軍丁丑左軍亦敗五軍

皆潰將軍李義儒白守貞李希柱戰死邦輔冲奔還
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朝野大震夏四月丹兵
至金郊驛更閱五軍遣兵應夫崔元世貢天源兵仁
永柳敦植禦之五月丹兵陷東州罷兵應夫以崔元
世代之以金就礪爲前軍兵馬使丹兵過澄波渡五
軍擊之入原州州人力戰却之西京作亂錄事鄭俊
儒討平之以趙冲爲西北面兵馬使秋七月中軍前
軍追丹兵至堤州斬獲甚衆流屍蔽江而下越三日
追至朴達峴會兵馬使任輔亦至三軍登嶺而宿質
明賊先遣數萬人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元世就礪力

戰破之賊大潰由是不敢南下踰大關嶺而遁冬十月女真黃旗子軍渡鴨江侵義靜麟州趙冲掩擊大破之丹兵入女真地得女真兵復振長驅而來寇高州和州陷豫州五年納王氏爲妃秋七月趙冲爲元帥金就礪爲兵馬使冬十二月蒙遣將哈真谷東真兵聲言追丹賊丹兵入江東城哈真遣使我軍金就礪趙冲赴蒙師講好合兵圍江東六年春正月賊衆開門出降王子自殺斬僞平章以下百餘人哈真遣蒲里岱完賚詔來王引見於大觀殿毛衣冠佩矢直上殿出懷中詔執王手授之王變色侍臣崔先朝泣

曰豈可使醜虜近至尊邪遂請出蒲里等更服我國衣冠上殿行禮二月蒙師還三月王子佛生金邊吏乞糶于我不許時金國勢日縮遂欲窺淮漢以自廣分道南侵宋遣兵敗之宋金之好遂絕蒙兵來屯關外督納歲貢崔忠獻死以其子瑀爲樞密副使七年秋九月平章事趙冲卒八年蒙人來九年秋七月壬申慧出三台乙亥見西北八月丁丑見乾方長二十尺許戊寅太白晝見經天王太后王氏薨蒙主滅回國十一年東真書曰成吉思師老絕域不知所在蓋指北征事也十年金主珣殂太子守緒立十一年宋寧宗崩丞相史彌遠矯詔廢

皇子竑為濟陽王立沂王嗣子貴誠卽位是為理宗
皇帝冬蒙使著古與來十二年春還為金將哥下
所害蒙人疑我遂與之絕東真寇朔州十四年日本
請修好遣及第朴寅報聘自是沿海時金人併力守
河南保潼關東西二千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
以守禦之蒙主殂于六盤山臨死謂左右曰金精兵
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
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破之必
矣言訖而死第三子窩闊台嗣位信任賢臣舉無過
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約宋滅金國勢愈昌是為十
太宗

六年宰樞會崔瑀第議備禦東真十八年蒙兵乃出秋
八月蒙帥撒禮塔屠鐵州圍龜州朴犀金慶孫却之
徵諸道兵蒙兵攻西京不克陷宣郭二州發五軍兵
馬以禦之冬十二月蒙兵分屯京城門外遣御史閔
曦往犒遺土物撒禮塔蒙兵向廣忠清州所過無不
殘滅將軍趙叔昌冲之子降偕蒙使持牒來問着古
與殺死差來使人射回事仍覓童男女軍人衣服於
是賚國贖黃金八十斤白金一千三百斤襦衣一千
領獺皮二百領寄蒙使上表曰着古與殺了事實隣
寇之攸作想聖智之易明彼所經由亦堪證驗其再

來人使著箭事前此哥不愛偽作上國服樣屢犯邊鄙邊民久乃覺其非今春又值此等人方驅逐之俄不見人物拾取所棄毛衣帛冠鞍馬等事以帛冠雖知其偽尚疑之藏置縣官將俟大國來人辨其真贗今以此悉付軍前則無他之意於此可知也其投拜事在鼠兒年已曾投拜今因使來申講舊好伏望鞠實察情苟廓包荒之度竭誠盡力益修享上之儀十九年春蒙兵還遣通事池義深如蒙營夏四月遣趙叔昌薛慎如蒙古上表曰伏承詔旨童男女五百取進事國法雖君上惟配一嫡室更無媵妾故王族不

曾繁盛臣僚亦不過一妻所產或無或有有或不多若皆發遣上國則誰其承襲王位及朝廷有司之職以奉事大國倘蒙貴國撫存敝邑使通好萬世則請蠲所不可堪以示字小扶弱之義五月宰樞會宣慶殿議邊事大集成請徙都避亂會校尉宋立章竄來云蒙帥捕送池義深帝所崔瑀遂脅王遷都江華時昇平既久京都金碧相望人情安土重遷然畏瑀無敢言者獨俞升旦以爲不可別抄指諭金世冲排門而入責詰瑀瑀怒斬之以威衆刻日遷都令諸道民皆入山城海島以避之秋七月乙酉王發京師丙戌

八江華參知政事俞升旦卒冬蒙兵再至王上表陳
情於蒙主表內乞免助征又狀曰敝邑本海外之小
邦也自歷世以來必行事大之禮然後能保有其國
家故頃嘗臣事于大金及金國鼎逸然後朝貢之禮
始廢矣越丙子歲契丹遺種闖入我境橫行肆暴至
已卯我大國遣帥河稱扎臘領兵來救一掃醜類小
國溪德之講投拜之禮遂向天盟以萬世和好為約
因請歲進貢賦所便元帥曰道途多梗爾國必難於
來往每年我國遣使佐不過十人其來也可賫持以
去至則道必取萬奴之境以此為驗其後使佐之來

一如所約我國輒附以國贖禮物輸進闕下獨於甲
申年使臣着古與不以萬奴之境而從波速路來焉
然依舊接遇甚謹又附以國贖前去其後使价之來
者稍至間聞小國竊怪其故久而聞之則于哥下遮
出中路殺了上件使臣所致也于哥下偽作上國服
樣入我北鄙殘敗三城萬奴亦攻破東鄙其服色亦
如之自是踵來侵掠不絕又萬奴與上國使佐之向
我國者給言高麗替佯國慎勿前去使佐不信遂便
行李則先遣其麾下人偽為我國服著伏於兩國山
谷之間潛候行李出射趁殍因令伴行人白云高麗

所作如此背逆明矣請停前去上國使佐其能不以
爲然乎然適有自萬奴麾下逃來王好非者細說其
事故我國得知之無幾何聞大兵入境小國以通好
之故殊不意上國之兵久乃知之然莫識所以行兵
之故帥府大官人移文言你國殺我使臣者古與及
射東路使臣以此行兵問罪耳我國具以實對更行
投拜大國亦詳兩人所詐豁然大寤遂許班師君臣
相賀曰大國常以丐哥下萬奴之罪歸于我我無以
自明幸賴大軍親臨根究使上國之疑渙然如冰釋
則始可以安心定慮專一於奉事上朝之日也未幾

忽有宋立章者自上國走回云大國將舉大兵來討
已有約束百姓聞之驚駭逃閃者多矣俄又聞北界
一二城逆民妄諭達魯花赤殺戮平民聲言大國兵
馬來也又聞上國使到義州令準備舸艘一千隻於
是舉上下無不震悸其播竄者又過半矣連戶殘廬
歷歷相望鞠爲茂草君臣竊自謀曰若遺民盡散則
邦本空矣其將與誰歲辦貢賦以事上朝邪不若趁
此時收合殘民入處山海之間粗以不腆土物奉事
上國不失藩臣之名上計也蓋以心之所屬不關於
地苟以一心事大想上國何必以此爲咎邪於是遂

定計焉然則我國之遷徙于此不過此意耳寧有他
心哉天地神明實鑒之矣不意大國為浮言所動遣
大兵壓敝境凡所經由無老弱婦女悉被屠害故舉
一國喪情震怖莫有聊生之意噫君是天也父母也
方殷憂大戚如此而不於天與父母而更於何處號
訴邪伏望推天地父母之慈諒小邦靡他之意勅旋
大軍求護小國則臣更努力竭誠歲輸執壤用表丹
悃益祝皇帝千萬歲壽是臣之志也冬十二月撒禮
塔攻處仁城水州城中射殺之蒙兵乃還是月也蒙
遣王楫于宋議夾攻汴京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宋

許之金主棄汴而出蒙師圍汴二十年春三月遣司
諫崔璘如金路梗而還金主濟河遇蒙人敗績走歸
德府尋奔蔡州夏四月汴京以城降于蒙執太后妃
嬪宗室男女五百餘人悉赴青城在道艱楚萬狀尤
甚於宋徽欽之時焉二十一年甲午為端平元年宋
師及蒙人夾攻金蔡城城垂破金主傳位于元帥承
麟宋師入蔡州蒙師從之金主守緒死之承麟死于
兵金陵世宗章宗衛紹宣宗哀宗末帝海蒙人只
許割陳蔡以昇宋宋遣趙葵金子才入洛蒙兵薄之
宋師潰而歸蒙復使王楫于宋曰何為以敗盟也自

是荆漢之間無寧日矣侍中金就礪卒冊崔瑀為晉陽侯二十二年蒙主使其闊端等分道侵宋二十三年夏六月蒙兵至渡鴨江分屯龜朔郭博之地遂入黃州由信州圍溫水郡郡敗之至竹州宋文胄力戰却之遂南下衝斥於全州古阜之境二十四年前王薨二十五年遣金寶鼎等如蒙古上表乞解兵二十六年王太后柳氏薨蒙人賁詔來諭親朝蒙兵還是麗使往來不絕二十八年以永寧公綽稱王子入蒙古為禿魯花華言質子也冬蒙主殂第六台乃馬真氏稱制合蠻專政權傾內外耶律楚材以憂三十三年蒙主貴由立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

諸王百官議立貴由太宗長子也朝政猶出於后三十五年蒙主殂定宗海迷失稱制諸大臣皆不服三十六年崔怡死子沆襲爵是時蒙政衰故十年間東搶之禍稍息三十八年蒙主蒙哥立睿宗拖雷長子太嚴軍律以安民政始歸一命太弟忽必烈摠治蒙漢地事詔王親朝三十九年蒙使多可來蒙主密勅多可曰國王出迎于陸則雖百姓未出可也不然當發兵致討多可至王遣新安公佺出迎多可怒而去四十年秋七月蒙兵至渡鴨江元帥也窩遣人傳詔責以六事詔曰朕欲自白日所出至于所沒咸令逸樂緣爾國逆命命皇

叔也窟統師往伐迎詔納款則罷兵以還如其固拒
朕必無赦王致書也窟曰小邦不敢違聖旨已於昇
天府白馬山下築室營都惟北界捕獺人是懼未能
竣役耳惟大玉特許班師則當於明年躬率臣僚出
迎帝命若其虛實遣一二行人審之可知也也窟曰
受諸城降牒來對曰大軍若還君臣出陸州縣安往
蒙兵屠春州圍登州黃驪楊根降于蒙蒙兵陷襄州
掠甲弗江外冬十一月也窟有疾北還遣蒙古大曰
國王出江迎吾師則兵可退王濟江夜別抄衷甲以
從蒙古大謂王曰自大軍入境一日死亾幾千萬人

王何惜一身不顧萬民之命乎大王之言卽皇帝之
言吾之言卽大王之言也自今以往萬世和好豈不
樂乎遂酣飲而去王還江都也窟欲置達魯花赤雷
兵一萬王致書曰近以天寒風勁老病之軀豈堪涉
海然以大王之教不敢違也祇率臣僚出迎使者意
大王不違舊約卽命旋師今承明教若果如此安得
保無後患而復都舊京邪遣安慶公温如蒙古用崔
璘之策也四十一年蒙生使車羅大主東國遣多可
來諭曰國王雖出陸峯沆李應烈周永珪柳璣等不
出是爲真降邪秋七月車羅大領兵至五千渡鴨江

九月攻忠州山城不克解圍南下攻尚州山城射殺副將遣參知政事崔璘如蒙營璘追車羅大至陝州丹溪車羅大曰須崔沆奉王出陸可罷兵是歲蒙兵所慮男女無慮二十萬人殺戮不可勝計自有蒙兵之亂未有甚於此也四十二年春正月蒙主勅車羅大班師安慶公入遣御史金守剛如蒙古秋九月車羅大永寧公領兵復至冬十月蒙兵踰大院嶺忠州擊破之十二月蒙兵造船攻槽島不克四十三年春正月王遣李廣宋君斐領舟師南下禦蒙兵于笠巖靈光城下敗之車羅大歷潭陽羅州屯于海陽無等

山頂遣兵南掠金守剛至和林城謁蒙主辨對剗切蒙主命班師車羅大收兵北還車帥張兵甲非江外登通津山望江都而去屯于安北府東京摠管松山符羅於崔沆死其子竝為借將軍秋八月蒙主自將侵蜀四十五年春大司成柳璈與別將金仁俊謀誅崔竝復政于王王御康安殿百官陳賀如新即位夏六月蒙將余愁達南波大各領一千騎東來七勅云高麗如實出降雖雞犬一無所殺否則攻破水內金寶鼎如蒙營余愁達曰皇帝以東事屬我與車羅大若遣太子迎降便即日回軍耳太子不能行蒙兵更肆侵掠

冬十二月散言大王領兵來屯古和州龍津人趙暉
卓青以和州迤北附于蒙古置雙城摠管府四十六
年王在位雖久然制於權臣飲啖動止不得自由至
是燕羣臣以慶之王再舉手以示曰凡在座者拍手
以助予樂酒闌王猶樂甚羣臣拍手踊躍汗流被體
至暮乃罷於是遣朴希實謂車羅大曰我國不幸為
權臣所制違忤帝命有年矣今已誅除崔氏將復舊
都願遣太子朝見車羅大聞之喜形于色遣溫陽加
大來督太子供奉表如蒙古李世材金寶鼎等四十
人從行車羅大死太子至虎川大雨水漲從者請留

太子不聽遂發至東京會余愁達松吉王將兵東來

八至是時蒙兵八至實由於權臣擅國不肯出陸講好故也太子見松吉松吉曰

皇帝親征宋國委吾輩東征大軍已發爾何來太子
對曰我國惟皇帝及大王之德是賴將奉觴于大王
然後入覲故來耳松吉曰汝國已離江都乎太子曰
州縣已出島王京則待皇帝處分耳松吉曰王京尚
在島中何云罷兵太子曰大王嘗言太子入朝則罷
兵故今我來爾兵若不罷百姓駭懼奔竄後雖敦諭
誰復信從大王之言乎松吉然之駐兵不發遣周者
等來壞江都內城城郭摧折聲如雷街童巷婦為之

三
悲泣夏六月王薨于柳璿第壽六十八謚曰安孝廟
號高宗葬洪陵

史臣贊曰高宗外為強敵所逼內為權臣所脅跋前
疐後動必掣肘棄宗廟捐城郭寓居海島操縱進退
不出於強敵則必出於權臣真所謂寄生之君耳然
循默端拱享國垂五十年豈非麗運未窮天之眷顧
未怠而默有所相歟

元宗忠敬王世家

王名植字日新舊名佛高宗元子也母曰安惠后柳
氏高宗六年已卯生二十二年冊太子四十六年四月入朝

蒙古六月高宗薨金仁俊欲立安慶公兩府議曰元
子繼體古今通義况太子代王入朝而以弟為君可
乎遂奉太孫謹權監國事先是遣將軍朴希實奉表
陳誅竝出陸之意希實追蒙主踰蜀山望明謁于陝
州疑即蒙主曰太子行不出爾境則可與俱還如入
吾地其令單騎來朝王由燕京過潼關至六槃山是
時憲宗圍合州堅守久不下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濟
江江淮州縣多降宋師大敗進圍鄂州江表大震宣
撫使賈似道懼密遣人詣太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
許會憲宗殂於釣魚山計至太弟許宋平北還而阿

里李哥世祖阻兵朔野欲襲尊號諸侯虞疑因知所
從王遂南轅至梁楚之郊十一月太弟自襄陽班師
北上王服烏紗帽紫羅袍犀鞋象笏迎謁道左眉目
如畫周旋可則太弟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唐太宗
親征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也與俱至
開平府本國以高宗薨聞太府宣撫使趙良弼
言于太弟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
十年尚未臣附太子僉今來留滯二年供帳疎薄無
以懷輯其心聞其父已死誠能立僉為王遣還國則
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而得一國也廉

希憲亦言之太弟曰善館遇有加命東里大護王歸
國三月甲申王至自蒙古丁亥蒙太弟忽必烈即位
先是蒙主聞王至西京淹留疑有變遣荆節等賫書
來書曰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
則鼎魚幕燕亾在朝夕俟東方既定便回戈南指今
聞爾國內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果內亂
邪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謂傳聞之誤邪世子何
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也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
窮兵致討非予本心御失其道則但詐威起推心人
腹則反側自安倏愆之言又何足校金仁俊以下官

吏軍民令旨到日以前有罪者咸赦除之元年庚申
為景定元年夏四月王即位於康安殿遣永安公僖
如蒙古賀即位陳情表略曰其謂宋不服者苟矣顧
如小邦無歲不聘况臣親覲而過蒙獎諭何曾比予
於是不知其所以然蒙主喜曰朕即位爾國又最先
來賀時朝會者八十餘國蒙主謂曰汝等見其禮待
之厚如爾國者乎回詔云衣冠從本國之俗皆不改
易行人惟朝廷所遣餘悉禁絕古京之遷遲速量力
屯戍之撤秋以為期元設達魯花赤等俱勅西還今
後自願託屬者斷不準從朕以天下為度事在推誠

其體朕懷毋或疑懼賜虎符國王印詔赦還高麗被
虜民戶追尊母后為王太后冊王妃柳氏以元子謀
為王太子二年遣太子賀平阿里孛哥陪臣田文胤
謁蒙主蒙主曰欲有言乎對曰陛下矜恤小國恩德
至渥也然讒間者多願陛下勿信蒙主然之三年金
起孫李世材李穡用同平章事四年遣洪汧如日本
徵所掠而還五年夏五月蒙主遣使徵王秋七月彗
見良方七十二日乃滅宋史云彗出柳長數十丈四
更見東方日高始威詔求言上書者多言天
變由公田不便賈似道上八月蒙主定都于燕王如
書力辨且乞避位帝不許
蒙謁蒙主于燕都冬十二月至自蒙是歲十月宋理

宗崩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
長治亂相半元運方興威震海內雖使撥亂之才當
之亦未決成敗况中才之主能保邦歿身幸也然終
始崇尚理學亦賢矣哉六年封金俊為海陽侯七年
平章事致仕英憲公金之岱判樞密院事崔允愷卒
何以書卒二人不附權臣故也蒙遣黑的等令王諭日本入朝命宋
君斐金贊偕黑的往日本八年春正月君斐等至松
邊浦觀望海而還以風濤為解蒙主怒復遣黑的來
謂王曰卿恐日本既通則益知爾國虛實然爾國人
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疎矣卿其通諭以必得要領

為期於是遣起居舍人潘阜晉蒙主書及國書如日
本蒙主書曰朕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殊域莫不
畢來日本自歷代以來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
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遣使布告
朕志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告豈一家之理哉國
書曰皇帝仁明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
國者豈以利其貢獻哉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
耳貴國來必厚待之遣一介使往觀之何如也九年
遣安慶公温如蒙蒙主用趙彝之譖面數王失不出陸及
圍守使青温甚嚴遣禮部郎中孟甲來詔曰卿之事
价等事

朕率以誣飾朕若受其欺而不言是不以誠遇卿也
御言撤兵三年當去水就陸撤兵之請既已從之就
陸之期今幾年矣成吉思皇帝制度凡內屬之國納
質助軍輸糧設驛供戶數籍置達魯花赤已嘗明諭
之矣繼有來章稱俟民生稍集然後惟命是從稽留
至今不以誠言見報聞汝國之政例在左右得非為
所梗蔽使卿不聞歟其令金俊李藏用賫奏章來具
以實聞遣李藏用如蒙潘阜至日本置諸國西太宰
府凡五月不受詔旨逼而送之阜還如蒙奏之蒙主
曰曾言風浪險惡則潘阜何緣得達逼送之言又何

足信邪遣崔東秀奏點兵一萬造船一千隻事蒙主
遣脫朶兒劉傑等點閱仍相黑山名日本道路誅金
俊夷其族遣門下省事申思侏伴黑的如日本思侏
至對馬島執倭人來獻于蒙蒙主悅厚賜思侏及倭
人等十年夏四月世子謀如蒙六月李藏用林衍廢
王幽之依經鄭歸生例以李藏用為謀首立安慶公浟衍既誅俊勢
傾朝野疑宦官金鏡崔璵等圖已收斬之集六番都
房于越庭召宰樞議廢立李藏用恐有不測以遜位
為言參政俞千遇曰此大事也請公反覆思之況今
世子在上國待其還亦未晚也衍不聽率百僚詣浟

第奉涓為王逼遷王別宮遣郭汝弼如蒙以遜位為
請世子還至婆娑府聞變執汝弼問之悉得其狀痛
哭還入蒙古李藏用如蒙蒙主遣李諤等詰廢立事
由衍遣金方慶如蒙西北面營吏崔坦等反殺雷守
官附于蒙冬十一月蒙主遣黑的等詔曰林衍云有
權力者能行廢立臣位居七人下有何權力能行此
事王可將涓及衍偕詣闕下衍懼不知所出黑的勸
復王位十二月王如蒙衍恐泄廢立事以其子惟幹
從十一年王上書都堂請婚因乞兵東還蒙主許之
遣蒙哥為將兵令金方慶護行方慶臨發請大軍勿

令過大同江蒙主許之屯西京坦等誘蒙哥篤欲取
王京方慶引蒙主旨折之坦謀不行蒙主賜坦金牌
號西京為東寧府內屬王表請復西京蒙主不允春
二月蒙主命頭輦哥領兵護王及世子歸國以脫朶
兒為達魯花赤偕來王請之也夏五月王至自蒙先遣上
將軍鄭子璵來諭國人衍憂滿疽發背死其子教定
別監惟茂謀欲拒命中外洵洵中丞洪文系及宋松
禮等奉王密諭集三別抄諭以衛社大義執惟茂及
大將軍崔宗紹皆斬之流李應烈宋君斐等中外大
悅定都舊京自毅宗末武臣執權以來崔氏四世襲

位金俊林衍繼之首尾八十年國王擁虛位而已至
是外藉蒙古兵力誅勦林氏而後政柄歸于王室遣
將軍金之氏入江華罷三別抄於是將軍裴仲孫盧
求禧等領三別抄叛逼承化侯溫為王署置百官剽
掠子女財貨乘舟南下入據珍島遣金方慶與蒙古
元帥阿海進兵討之世子如蒙冬十二月至自蒙時
陪臣元傳奏頭輦哥侵擾事蒙主使對辨傳等屈出
排後宋商船來泊密令遣還蒙主聞之降詔責諭十
二年李藏用免時有詔云權臣於卿猶擅廢立况於
廢立罷李藏用奏聞蒙主遣秘書監趙良弼聘日本蒙置屯田

經略司于鳳州上表請罷屯田不聽送絹萬二千疋
來令市牛三千頭夏五月金方慶忻都茶立等率三
軍討珍島破之斬承化侯溫賊將金通精引餘眾竄
入耽羅世子謨入質于蒙詔自江華被脅掠以去者
其父母妻子許令相認復舊珍島元有百姓分付本
國忻都不肯王表陳其事脫朶兒詰忻都稍揀出之
達魯花赤脫朶兒卒聽斷明白未嘗枉法將死
不飲藥恐貽禍於本國也金方
慶為平章事蒙古建國號曰大元十三年春正月趙
良弼還自日本挾日本使來三月世子至自元時世
子久雷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子以東征事請

元主而還薛仁儉曰不可世子在此將以衛社稷也
請此以還其如東民何寢其議會林惟幹聞之欲假
此先請故世子不得已請之元主許東還國人見世
子辮髮多嘆息泣下者夏四月遣郭汝弼表請減軍
料兩年量支軍馬糧料五十萬時外供師旅內討別
抄調兵造艦百役並作上下飢窘大府官不堪策應
有祝髮而逃者十四年元傳張佶為平章事慧見夏
四月金方慶與忻都領舟師擊耽羅破之賊悉平元
冊皇后太子置達魯花赤于耽羅金方慶被召如元
俞千遇為平章事先是趙良弼復如日本至太宰府

不得入而還十五年春元以金方慶為都督使遣洪

茶丘督造戰艦三百艘

於邊山天冠山取材造艦發

征東兵萬五千人及漕運東京米二萬碩仍令東國

發軍五千助征日本元遣使來索婦女以事蠻子時

呂文煥降于元蠻子者襄陽府生券軍人也送百餘

殺求無夫婦女百四十以逆夏五月世子尚元主女

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王薨于堤上官上遺表

于元壽五十六葬韶陵

史臣曰王之為世子也權臣世執國命而蒙兵連歲

壓境中外騷然王親朝上國謁世祖于梁楚之郊世

祖嘉之自是世結舅甥之好使東國生靈獲按堵樂
業亦可尚也然不能乘機決策討除權臣反被脅遷
及其復位溺於燕安以致勝墻盡心志閹宦專出納
未免洪子藩之譏惜乎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四

